

回溯日本投降的經過 (下)

●蕭慧麟

密蘇里號上盟軍受降

(下) 過經的降投本日溯回

蕭毅肅將軍向日方代表說明承命程序後，便朗聲宣讀「中字第一號備忘錄」。今井武夫專心聆聽，並詳閱日文譯本。在確定全部了解其內容並沒有疑問後，表示將遵命轉交岡村寧次大將。今井武夫隨即在承受書上簽名蓋章，並將收據當堂呈繳。之後，今井武夫等就在我方引導下離開會場，返回臨時招待所。至此，歷時將近一個半小時，歷史性的日軍投降承命儀式，便告圓滿完成。接著，何應欽將軍召開記者會，宣布日軍投降承命圓滿完成。

日軍投降代表，在何應欽及蕭毅肅二人均未直接參與的隨後兩天備詢完畢後，於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乘原機離開芷江，返回南京，向岡村寧次大將覆命。

九月九日，岡村寧次大將遂代表日本政府率其所轄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多侵華日軍在南京正式向中戰區最高統帥投降。

在同盟國方面，受降儀式定於九月九日，在東京灣美國密蘇里號 (USS Missouri) 戰鬥艦上舉行。

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九日，美國海軍陸戰隊登陸日本橫須賀海軍基地後，當天下午兩點十九分，麥克阿瑟的座機「巴丹號」，就在軍樂聲裡降落在「一排排都割去了螺旋槳的日本飛機的機場裡。他下來對歡迎他的(預定駐日佔領軍地面部隊司令)艾契柏格中將(Lt. Gen. Robert L. Eichelberger)的第一句話就是：「鮑比！這是收債了(Bob! This is the Payoff)。」

日本正式投降那天，麥克阿瑟約在早上八點四十五分到達在停泊日本東京灣裡

的美國密蘇里號戰鬥艦上。幾分鐘後，一艘美國驅逐艦，就把由重光葵外相和梅津美治郎參謀總長為首的日本投降代表團一行十一人送來密蘇里艦。麥克阿瑟等日本帝國政府及帝國大本營投降代表，以及同盟國其他受降代表和觀禮者就位後，才出現在受降甲板上(美國受降代表尼米茲海軍元帥則緊隨其後)。他即席發表了簡短演講，在結論中說「這是我最新切盼望，也是全體人類的盼望，從這莊嚴的一刻開始，一個有尊嚴、熱愛自由、寬恕和法治的更美好的世界，將由過去血腥大屠殺中展現出來。(It is my earnest hope, and indeed the hope of all mankind, that from this solemn occasion a better world shall emerge out of the blood and carnage of the past a world dedicated to the dignity of man and the ful-

filament of his most cherished wish for freedom, tolerance and justice)」。……

九點零三分，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先後在降書上簽字後，麥克阿瑟就用寫幾個字母換一雙筆的方式，把他的名字簽在盟國受降代表的地方。然後他轉過身來，把兩隻簽字用過的筆，分送給才從戰俘營裡釋放出來，受他特別邀請，站在他身後觀禮的貴賓，前菲律賓守軍司令魏銳特將軍 (Lt. Gen. Jonathan Wainwright) 和

英國新加坡守軍司令裴西佛將軍 (Lt. Gen. Arthur Percival)。他們雖然身體羸弱幾乎站立不穩，但喜悅地接受了這份殊榮和珍貴的紀念品。餘下的筆，除自己保留一隻外，其餘都分送給他的主要部屬了。

代表美國接受日本投降的尼米茲海軍元帥，也邀請了他的得力部下，第三艦隊司令海爾賽上將 (Admiral Frederick William Halsey)，和他自己主管航空的副參謀長薛爾曼少將 (Rear Adm. Forrest P. Sherman)，站在背後看他簽字。

尼米茲簽完字後，麥克阿瑟用手臂搭在海爾賽肩上，對他說了句悄悄話。接著就有大批美國飛機，用僅高於桅頂的超低空，呼嘯飛過密蘇里的上空。

後來很多人問海爾賽，麥克阿瑟說了什麼。原來麥克阿瑟說的是「叫他們現在開始吧！Start them now!」。四五〇架已在遠處盤旋的第三艦隊航空母艦艦載戰機，收到信號後，就立即按照預定計劃，從密蘇里上空飛過以壯軍威了。

中華民國受降代表徐永昌陸軍一級上將，則繼美國代表尼米茲之後，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簽了字，表示中國政府接受了日本之投降。

接下來便是英國、蘇聯、澳洲、加拿大、法國、荷蘭和紐西蘭的受降代表簽字。日本投降後，麥克阿瑟受任同盟國駐日佔領軍統帥，其地位有如日本的太上皇和實際統治者，他得意地寫下了「……五年前『東京玫瑰』在心戰廣播中說，如果我被抓到，他們會把我吊死在東京日本天皇檢閱皇家近衛師團的地方。現在我卻以同盟國佔領軍最高統帥身分，在此檢閱同盟國的駐日領軍。」(“Tokyo Rose” had announced gleefully that, if captured, I would be publicly hanged on the Imperial Plaza in Tokyo, where the Imperial towers overlooked the traditional parade ground of the Emperor’s

Guard divisions. Little did I dream that bleak night that five years later, at the first parade review of Occupation troops, I would take the salute as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on the precise spot so dramatically predicted for my execution.)」。……

註三：「東京玫瑰」是那時有名的日本心戰廣播節目，一共有十七個在節目中廣播的東京玫瑰小姐（其中美國籍者一人，戰後曾被判刑），美國士兵極愛收聽。節目主持人用甜美聲音報導真真假假的美國國內以及戰事發展的消息，就如同楚漢相爭時，蕭何教人以楚音吹散項羽八千子弟兵那樣，以求達到渙散美軍士氣的效果。

接受繳械計畫週詳

自八月十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電訊傳至昆明，各報紛紛發出號外，群情振奮。駐在昆明之美軍組成遊行車隊與市民共祝勝利。人們自發慶祝勝利的鞭炮響徹雲霄。次晨，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即奉到蔣委員長「未灰亥亨」電令，大意是(1)日本政府廣播，已向我呼籲，接受波茨坦宣言，向中、美、英、蘇四盟國無條件投降；

(2) 授予該總司令的新任務：辦理全面受降事宜；(3) 警告各戰區，轄區以內敵軍不得向我指定之軍事長官以外之任何人投降、繳械；應策動各戰區偽軍反正，令其先期包圍集中之敵，並控制敵軍撤離後之要點、要線以待國軍到達；(4) 該總司令對敵後各要點、要線之佔領及令敵軍分區集結、監視繳械辦法，仰即日擬具詳細計劃呈核。

擬定這個計劃是一個極艱難的任務。當時任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第一處上校課長萬金裕（國防部成立後，調國防部史政局任職）是身臨其境的人之一。他的「日本投降和中國陸軍總部受降內幕」（刊載於一九九七年八月，湖南長沙岳麓書社出版的「芷江受降」一書中）文內對此有詳盡的報導。有關當時的時代背景，萬金裕有如下記載：

……晚間，何應欽召集陸總各軍事幕僚座談，聽取了幕僚們關於全面受降和如何貫徹蔣委員長的一「未灰亥亨」電令指示。席間陸總參謀長蕭毅肅在座談會上提出：「本總部乃是由四個方面軍組成的最高野戰指揮部，現在轉變為全國性、包括各戰區在內的受降總司令部，職權增大，任

務繁重，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光榮使命。委座令我們總部擬具一個詳細計劃呈核，由於這不是單純的戰場上的軍事受降、繳械的問題，尚涉及黨、政、經各方面許多問題，淪陷區如此遼闊，特別是在共軍佔據的地方如何受降、繳械及對敵佔領各城鎮、交通路線、敵偽政權等之接管一系列問題，非陸總這一野戰指揮機關所能解決。關於擬制詳細計劃問題，必須與中央各部門共同制訂，其中事關統帥的權力處甚多，必須請示或由委座親自決定。」何應欽根據蕭的建議於八月十三日偕同陸總參謀長蕭毅肅由昆明飛往重慶。當日上午九時，正趕上重慶例行的「中美最高幕僚會議」。

當日，蔣在重慶南岸黃山官邸召見了何。談話內容純屬極機密性質，雖無法了解，但從何應欽回到昆明轉赴芷江之各項工作指示及表情來看，可以推想他對受降問題，是感到責任重大，憂心忡忡。

日後，逐漸得知，由於國共雙方近年在敵後軍事方面不斷發生摩擦，逐步發展到受降問題上的尖銳對立。從後來蕭毅肅透露出的幾件事上亦可概見國共雙方尖銳對立的情況：

戰後共軍全面蠢動

(一) 共軍總部當時自己改稱「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部」，已不再沿用「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或「第十八集團軍」這個名義。

(二) 八月十日在日本政府乞降以後，共軍朱德總司令自動向其所轄部隊下達了六條指示：

派呂正超、張學思、蕭毅、李運昌及朝鮮義勇隊司令武人等赴東北，配合蘇軍作戰。

派聶榮臻等向綏、察、熱行動，配合蒙軍作戰。

所有山西共軍統歸賀龍指揮，循同蒲鐵路進攻太原。

所有華北、華南、華中各交通線附近共軍，一律積極進攻，擊破前進道路上的一切阻礙。

各地共軍均得向敵偽提出最後通牒，限時繳械，如有拒降，即堅決予以消滅。

對佔領區實行軍事管制，如有破壞或反抗，即以漢奸論罪。

以上六條命令，適在日本廣播乞降，蔣介石向共軍下達「未灰」電令，即第八

(下) 過經的降投本日溯回

路軍（或第十八集團軍）、新四軍等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之後，朱德、彭德懷兩人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立即下令所有部隊堅決進軍，促敵限時投降繳械，同時向蔣指出該「電令」之嚴重錯誤，並表示抗議。接著，八月十四日，共軍的總司令部向敵首岡村寧次下達了四條電令，令其轉飭駐在各解放區之日軍，就地向該區抗日的人民軍隊司令員投降，並指定投降地點和指揮員如下：

華北在阜平地區，由聶榮臻負責。

華東在天長地區，由陳毅負責。

豫鄂兩省在大別山地區，由李先念負責。

責。

廣東在東莞地區，由曾生負責。

萬金裕繼續寫道：因為這些廣大的收復區，基本上都是在共軍控制的範圍內，在軍事方面尚未受降接管以前，開展工作具有如下種種困難：一是國軍多數遠戍西南，須長途跋涉去敵後解除日軍武裝，時間上拖延太久；二是要通過共軍控制的解放區，空間上大有阻礙。這些都是重慶國民黨上層集團左右為難的大問題，最後仍由陸總參謀長蕭毅肅提出一個方案加以解決。即陸總《中字第一號備忘錄》對日軍

岡村寧次所下達的幾個指示原則，其中最突出的是：國軍尚未到達受降區以前，先遣部分人員到淪陷的受降區設置「前進指揮所」，以監督日軍的投降指揮官岡村寧次大將不折不扣地執行《中字第一號備忘錄》內載各條，以阻止中共軍隊就地接受日軍投降。這一方案提出後，無論是重慶國民黨中央、顧問團（註：即參與制定受降計劃的，政府各有關部門派來接受諮詢的顧問人員）或昆明的高級人員都公認是一個絕妙的方案。因此，蕭毅肅在到芷江後，根據同一精神，又擬出陸總的《中字第二號備忘錄》，劃分全國為十五個受降區（不包括不在中國戰區內的東北和臺灣）。在各受降區分別派出先遣人員設置「前進指揮所」以監督各受降區之日軍投降部隊長不折不扣地執行拒絕共軍就地受降的指示，其「指揮所」設置的地點統一由陸總安排指定。

蕭毅肅策劃排中共

蕭將軍又鑒於在芷江舉行正式受降簽字儀式雖然比較輕而易舉，但要到敵後解除日軍武裝並接收淪陷區則是難事。因此在策劃全面受降時，提出一個具體問題：

我軍尚未確實控制的都市，若只在形式上舉行受降儀式，實質上沒軍隊去佔領它，日軍的武裝何人去解除？這些城市如何去接管與保衛？在各受降區是這樣，南京城更是這樣。因汪偽組織佔據的各機關、部門的文書、檔案及房產的接收，對未來的國府還都關係很大。據此，蕭毅肅將軍主張：應俟我們的武力能確實控制南京後，在南京舉行「中國戰區受降簽字典禮」，並立即在該地區解除日軍武裝。各種接收工作也才能在國軍的武裝協助下一併進行。否則，將失去保證。這個方案，經蔣介石核准遂將受降典禮改在南京舉行。國民黨上層一致公認這是一個「上策」。所謂上策，即是因為它能排斥中共軍隊就地受降，由國軍獨家壟斷。根據這個計劃，全國各受降區的分別受降儀式也都是先以武力控制該城市後再舉行的。

因此，蕭將軍的策劃與執行，不但在世界戰史上開了一個成功受降的先例，對國府來說，也已經接近於完美之境。至於對日抗戰也曾有過貢獻的共軍遭到排斥，由於立場不同，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了。陸軍總部前進指揮所是臨時派出的先遣機構，在南京選定了在黃埔路的中央軍

校原址，作為指揮所辦公處所，並為未來受降典禮的位置，及中國陸軍總司令部所在。經飭該地原駐汪偽軍遷出後，並調來日軍數百名，徹底整飾營房、鏟除操坪雜草。

自九月五日起，美械裝備部隊新六軍按照預定運輸計劃由芷江陸續空運南京，分批開赴預定的營房。其先頭部隊是該軍第十四師，師長龍天武在大校場飛機場著陸後，即來前進指揮所報到。在南京之日軍第六軍十川次郎所屬部隊，則受命按計劃剋日交出警衛任務，限九月六日以前接交完畢。

新六軍之另一個師是新編第二十二師，亦由師長李濤率領，陸續由芷江空運來京，加強警備力量。

九月六日午前十一時，蕭毅肅參謀長由芷江飛抵南京。其時，陸總在芷江的官兵和特務團亦均已先後到達，並進駐黃埔路營房。

同日午後二時，蕭毅肅召集總部全體官員訓話，要點如下：

(1) 通知日軍總部自明(七)日起，日軍官兵一律不准上街，不准佩帶軍刀公出，公出者應佩「公出證」。

(2) 本部人員即日起不得無故外出，下班後不准進舞場！更不准與敵偽人員私自交往(在芷江出發前早經規定)，違者嚴究。

(3) 南京是新收復區，本部的警衛工作表現鬆弛，張燾團長應當切實加強崗哨做好警衛，從大營門至仲愷東堂之間需要加崗。並制訂「步哨守則」……，不能徒具形式，要嚴肅認真。

此時總務處宣布剛收到通知，何應欽總司令將於後天(八日)來南京。蕭將軍緊接著宣布，前進指揮所自九月八日起撤銷，所有人員即日起歸還原建制，仍返原單位辦公。蕭將軍並規定，現在南京的陸軍總部暫稱「陸軍總司令部前方司令部」以與昆明及芷江留守處辦公的機構有所區別，各負其責。

南京民眾歡欣鼓舞

飽經戰禍痛苦的南京市民同胞，他們的親人曾遭受日軍震驚中外的大屠殺，以後，他們又忍受了八年的鐵蹄踐踏。值此抗日戰爭勝利，再見闊別數載的漢家衣冠，喜迎祖國健兒的勝利歸來，其歡欣鼓舞和熱烈興奮之情，達於極點。而從大後方

回到南京的軍民，則深感鍾山依舊，日月重光。勝利的今天真是來之不易。因此，軍民上下充滿對受降長官和接收大員的敬愛和希望。

何應欽於九月八日由芷江飛抵南京的盛況，對經過八年浩劫後的古城來說是空前。市民自發參加迎接何將軍的達三萬人以上。十二時零五分，何應欽所乘的「美齡號」專機，在九架戰鬥機護航下，飛抵南京明故宮機場。蕭將軍趕在何應欽下機之前先上飛機，向他報告機場佈置後說：「我們和日本的戰爭狀態尚未解除，敬公(何應欽號敬之)在下機後，只須向我軍還禮即可，不須理會日軍」。

何應欽一下舷梯，在指定位置肅立的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以次，包括小林淺三郎中將、今井武夫少將等高級將官，立即舉手敬禮，何應欽不作理會。代表南京市民群眾的女青年趨前獻花，並獻上書有「日月重光」四字的紅緞錦旗一面。等中外記者拍攝場景後，何應欽就走到排列在停機坪的新六軍士兵面前還禮，並親切慰問他們，再轉身徐步通過歡迎行列，向人群點頭答禮致謝，然後登車。由空軍(南京)地區司令孫桐崗少校

駕駛吉普車為前導，逕赴黃埔路陸總前方司令部。歡迎人群中，尚有已到達南京的各盟軍代表，包括美軍的柏德諾將軍、英國的克逸斯少將，以及法國、荷蘭盟軍軍官代表多人。我國前往歡迎的行列中，除陸軍總部高級人員外，尚有已經來到南京的黨政軍接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谷正綱及委員賀衷寒（註：主任委員為何應欽，另一副主任委員為蕭毅肅）、南京市長馬超俊、國民黨南京市黨部主委卓衡之、新六軍軍長廖耀湘等，以及南京市商會、工會、農會以及學生總會之群眾代表等。

受降典禮的儀式決定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時，在南京黃埔路中央軍校舊址的大禮堂舉行。是日的黃埔路，長約五百公尺之大道上佈滿空運來京之憲兵及新六軍部隊的崗哨。自大營門至大禮堂，每隔十步，豎有主要盟國國旗一面。旗與旗之間，立有持新武器之衛兵二名，肅立警戒。

受降簽字儀式從上午九時開始，中外來賓於八時三十分後陸續簽到入場。八時五十二分投降日軍代表岡村寧次大將等七人分乘汽車三輛，由王武上校導引至禮堂前廣場下車，中外記者紛紛攝影。再由王

武上校導引日軍投降代表至休息室。此時，中外各觀禮人員和外國來賓，均已依席次坐定。禮堂正中央的長餐桌為我軍受降席，其對面設置一較小的長案為日軍投降代表席，其上均覆以桌布。席後各有全副武裝、精神飽滿的我方士兵肅立。受降席與投降代表席的四周則環以白綢。禮堂之左側為我國高級將領席和記者席；右側為同盟國軍官席及外國記者席，會場內外約有觀禮人員一千餘人。

南京受降光耀史頁

當日八時五十六分，何應欽率領顧祝同、陳紹寬、蕭毅肅及張廷孟等四位受降官入場，中外軍官、來賓均肅立致敬。何應欽就座於受降席之中央，其左為海軍上將陳紹寬、空軍上校張廷孟；其右為陸軍上將顧祝同、陸軍中將蕭毅肅。其正中置一個時鐘與一套中國文具。八時五十八分，我軍訓部次長王俊中將引導日軍投降代表等出休息室入會場至規定之位置以立正姿勢面向受降席居中端坐的何應欽上將，行四十五度之鞠躬。何氏欠身作答，並命坐下。日軍投降代表等乃依照規定（發有「備忘錄」規定），分別就座於投降席內

岡村寧次居中，面向受降席上的何應欽。舉首可以望見會場上面的中、美、英、蘇四大盟國國旗和巨型的金色「V」字標示（即勝利之意）。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參謀長、陸軍中將小林淺三郎，總參謀副長、陸軍少將今井武夫，參謀、陸軍中佐小笠原清等，依次就座於岡村寧次之左側；日本駐華艦隊司令官、海軍中將福田良三，臺灣軍參謀長、陸軍中將譚山春樹，第三十八軍參謀長、陸軍大佐三澤昌雄等則依次就座於右側。日軍投降代表共七人均遵照《中字第十九號備忘錄》之規定出席，均著戎裝，遵守規定未佩軍刀。日軍譯員木村辰男，則仍著赴芷江洽降時的灰色西服，以立正姿勢肅立於岡村寧次之背後。各自就座畢，何應欽宣布：「攝影五分鐘」。中外記者紛紛在四周及走廊上選擇適當鏡頭，拍攝電影及照片。

九時零四分，何應欽命岡村寧次呈出證明文件。岡村乃取出證件，交付其小林總參謀長呈遞與何應欽上將。經何氏檢視後，當即將該證明文件留下，將日軍投降書的中文本兩份交由蕭毅肅參謀長遞交給岡村寧次。蕭以右手遞出，岡村當即起立雙手接受，日軍小林總參謀長則在旁為之

磨墨。岡村一面匆匆翻閱降書，一面握筆吮毫，在兩份降書上簽字，毫無猶豫之狀，並於右衣袋中取出圓形水晶圖章一枚，蓋於簽名之下端。此時中外記者爭相攝取這一難得而瞬息即逝之鏡頭。一時投降代表席頓成電影機及照相機之焦點。案上所置降書和筆硯及岡村置於案上的軍帽，均成為記者大感興趣之鏡頭。岡村簽字、蓋章後，一面令其小林總參謀長將降書呈遞何應欽上將，一面點頭，表示日軍業已完成了投降儀式。小林乃將兩份降書謹慎地持至受降席前，以雙手遞呈何應欽上將。何應欽起身雙手接受，經檢視後，即在日方已簽字的降書上簽名蓋章。旋以其中一份令蕭毅肅參謀長交付於岡村。岡村起立接受。何應欽復將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之「第一號命令」連同受領證，遞蕭毅肅參謀長轉岡村。岡村即在受領證上簽字蓋章，並將受領證命小林總參謀長送呈何應欽上將。至此，何應欽宣布日軍代表退席。仍由王俊中將引導日軍代表離座，並向何應欽上將一鞠躬，然後退出禮堂，整個儀式僅經過二十分鐘結束。

日軍代表等退出會場後，何應欽上將即席發表廣播演說，莊嚴地向全國和全世

界宣告：日軍在華投降簽字儀式，已經歷史性地勝利完成。詞畢，全場掌聲雷動。繼而由陸總總務處副處長鮑靜安同少將（註：鮑靜安係文職人員，故其軍階為「同少將」）譯成英語，翻譯剛畢，全場再次報以熱烈掌聲。何應欽旋即率領受降人員退席，並將自己簽字時所用之筆墨攜出，留作永久紀念。當何應欽一出會場，中外來賓群立即趨前與之握手道賀，並於大禮堂門首攝影留念。

降書簽定後，何總司令立即派副參謀長冷欣中將當日由南京攜帶飛往重慶。於次日，在國民黨中央舉行的紀念「孫中山先生第一次廣州起義」典禮上，由冷欣呈遞給兼任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中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察閱。歷時八年兩

個月零兩天的浴血抗戰，至此以獲得完全勝利而劃下句點。

為紀念此得來不易的光榮勝利，政府把座落在南京上海路五台山上的日本神廟，改為「抗戰勝利紀念館」，把九月九日日本正式投降典禮上的一切用品，都按照原樣佈置在大殿裡，對中外人士開放參觀。那時筆者家住南京北平路，距「抗戰勝利紀念館」不遠，雖然年紀不大，也已經懂事，經常和朋友到那裡去徘徊流連。但好景不常，第二年六月一日國防部成立後不久，我們就不能進去。起初還以為是要整修，後來從門縫裡發現，那些珍貴文物被胡亂堆在一間小屋裡，才知道「抗戰勝利紀念館」被關閉了。以後的這樣多年，再也不知這些文物的下落。

編輯報告

編者

△本誌四四七期第八十五頁「賀趙小蘭榮獲輔仁大學頒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英文翻譯詩第三行：「Twenty colleges have [given] her honorary degrees. 其中的「given」改為「awarded」及倒數第二行：「She [remembers] filial piety. 其中的「remembers」改為「remains full of」則更為完美。

△本誌四四八期第一二三頁內文上欄第二行應為：「吳稚暉先生生於『一八六五年』……」特此更正，並謝謝熱心讀者來電指正。